



此爱

■燕妮



明日黄花蝶也愁

■姚则强

街角的夜

■李英花

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，醒来就坐在床头，对着奶奶(我的婆婆)的房间哭喊：“奶奶，奶奶。”直到奶奶过来，喊句：“怎么了，阿妹？”小乖就安静了。

说来也是我这个做妈妈的失败，我从来没有一次成功哄她入睡过，睡觉前她一定要抱着奶瓶，一定要抱着猪猪，一定要抱着小被单……明明躺下了，又坐起来打蚊子。小手这里拍拍，那里拍拍，还摊开手掌让我看她打到的蚊子，好像她手上真有蚊子似的，然后笑得东倒西歪，咯咯的笑声引来奶奶，又玩闹一会儿。折腾好久，第二天要早起上班的我最后苦不堪言骂她几句：“再不睡觉妈妈不要你了，你走。”她就哭喊着：“奶奶，奶奶。”然后扑向奶奶怀里，各种委屈撒娇。我伸手抱她，她哼一声将我的手推开，头歪在奶奶脖子上。奶奶抱着她，轻轻拍她的背，满眼都是怜爱。给她放儿歌，一起学猫叫，学老虎叫……给她念客家童谣：“哦哦训(睡)，晃(逛)田圳，晃到两角(杯)米，转(回)去喂鸡仔(崽)。”“磨谷、捶茶、淘米、煮茶、烧锅……”奶奶温柔的声音伴着她入梦。半夜梦中醒来没有看到奶奶，又要哭喊。

小乖很早就学会了走路，却很迟说话。什么都听得懂，就是不说，但是她能清楚地分清妈妈和奶奶的区别，从来没叫错过。

2020年春节，因为疫情，爷爷复工推迟了一个月，复工时，奶奶要一起去深圳几天，大家商量着暂时将小乖留在老家，留在我们身边。小乖听懂了，亦步亦趋地跟着奶奶，直到爷爷奶奶拖着行李箱，她终于意识到不是带她一起走了，立马放声大哭，抱着奶奶的腿。爷爷奶奶走到地下车库，听到电话里传来小乖声嘶力竭的哭声，奶奶心疼得不得了，戚戚然折返回来，最后决定带她一起走。想起小乖刚刚出生那会儿，整个月子里，都是奶奶在照顾我们母女。怕我得月子病，用艾叶姜叶煮水给我冲凉；用姜煲娘酒给我喝，祛风驱寒；担心小乖有胎毒，用金银花煮水给她冲凉；用鸡蛋衣烧成灰涂抹在小乖的肚脐眼，预防发炎；将长裤倒挂在蚊帐上，说可以让宝宝晚上好睡。许许多多现在没人用的民间土方法，都被奶奶搬了出来，恍惚间我感到了年代的错乱。

小乖也长得越来越像奶奶。她两手叉腰扭着小屁股跳广场舞的样子，端着脸盆搓洗衣服的样子，拿着拖把来来回回拖地的模样，拧干抹布细细擦桌子的样子，干杯喝完杯中水仰头大笑的样子……全是奶奶的样子。我仿佛看见一个小家婆在一本正经地做家务。

以前饭后我主动洗碗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晚辈，分担家务是应该的。现在我主动洗碗，是我从小乖身上看到了奶奶辛苦操劳的影子，开始体谅奶奶的辛苦。我感觉，自己洗的是同一个碗，又不是同一个碗。

吃饭时，小乖一定要坐在奶奶旁边的凳子上。奶奶咳嗽，小乖抬起小手轻轻拍她的背，然后侧过脸看奶奶好点没有。

二

我亲爱的女儿，很庆幸你知道奶奶的好，和奶奶亲。妈妈也有奶奶，妈妈的奶奶的故事，我细细讲给你听。在我还是小女孩的那个年代，我也曾像你一样，跟在奶奶身边。她喂猪的时候，我就舀猪食倒进猪槽，倒得满地都是；她挑水的时候，就用小袋子装两小袋水，给我一根竹竿让我有模有样地挑回厨房，厨房总被我倒腾得湿漉漉；她去种菜，会给我一把小锄头，我学着她的样子翻土，不知锄坏了多少小菜苗……

家门前有一棵苦楝树，不知道长了多少年。自我懂事起，就记得它，高高地直耸云霄，树形优美，枝丫极力向四周延伸。我喜欢春夏之交看它慢慢开出淡紫色的花朵，美丽地散发着淡香。我拿着竹竿一钩，苦楝树的枝丫就被钩下来，伸手就可以摘下一束花，我拿着小绳子，缠缠绕绕鼓捣半天。阳光透过叶子掉落在树下，斑驳迷离，我一个一个地数着阳光跟着跳格子。奶奶通过厨房的窗可以清楚地看到苦楝树下小小的我，还有那些幼稚的举动。她一边做家务一边看着我，我通常就是一个人她的眼皮底下自娱自乐。

做好饭后，她会对着窗口喊：“阿妹吃饭了。”

我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厨房，端过奶奶给我盛好的饭。

“奶奶，为什么没有鸡蛋？”奶奶就会立马煎个鸡蛋来到我碗里，我心满意足地咀嚼着这幸福的滋味。奶奶一脸笑容地看着我

吃，额角爬满皱纹，头发花白，眼中却闪耀着永不老去的温柔。

奶奶到小河边洗衣服的时候，会嘱咐我坐在苦楝树的树根上等她。我就安静地坐着，看奶奶在小河边的大石头上洗衣服。她不甘心，时不时回头看看我。我会很骄傲地告诉她：“奶奶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奶奶回我微笑。路人笑说：“别把小女孩宠坏了啊。”我的奶奶就笑：“菜刀往下切，爱往下走……”

记忆中，那通往小学的路旁的坟前开满了大红花。第一次见那样的花的时候，我们都惊呆了，争先恐后地抢，我们给它取名“大红花”，那时候的我们把很多红色的大朵的花都叫大红花。带回家后，大人们说这是阴曹地府的花，是死人的花，是鬼花，叫我们赶紧扔掉，不然就会倒霉。虽然不舍得，我们还是震惊了。那个时候的我们，除了坟墓前，的确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这种花。那一团团看似妖艳的火红却让人感受到死亡的气息，美丽的外表包裹着恐惧的幽灵。似火，如血，美艳……却从不被人喜爱。但是奶奶对我说，这不是鬼花，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花，叫“雷公蒜”，好人的坟墓才会开这种花，那些作恶多端的坏人坟前是不会有。但是雷公是神，我们摘花就是得罪了神，雷公会生气的，会惩罚我们。

“怎么惩罚？”
“大人就会睡不着，小孩夜里会尿床。”奶奶这个解释，让我深信不疑。第二天醒来，立马查看床单湿了没有。奶奶坐在破旧的木藤椅上，没了牙齿的嘴角呵呵的，说我是傻孩子，说雷公是不舍得惩罚乖孩子的。我不知道得罪了雷公还算不算乖孩子，但很感激雷公大发慈悲，没有让我尿床。

往后的很多天里，奶奶会自己去摘一把没有叶子的“雷公蒜”给我玩，她一步一步走向墓地，步履蹒跚。我问奶奶怎么不怕惩罚。

奶奶依旧笑眯眯：“奶奶老了，雷公不惩罚也睡不着了。”

“睡不着我陪奶奶说话。”
“老人家不怕睡不着，是怕睡不醒啊！”
“睡不醒我就陪奶奶做梦。”这个时候的奶奶是最幸福的，脸上的笑容也是灿烂的。不晓得这段时光，我是在哄奶奶开心，还是奶奶在哄我长大。

我常常捧着这红艳艳的花，如获至宝。

祭拜像做家务一样完成了，多少人都是怀揣一颗诚心来的，只是我不知何去何从。等我把那些人情世故的事做完之后，便再无事做，这便是回家的危险，因为是过年的危险。大伙可以连续几夜通宵玩麻将打牌，然后瘫死在床上，带着疲惫继续奔波。这样的事儿，我自然是不愿的，于是这样的时日便很难煎熬过去。

在外打工的同学回来了，却也难有一聚。除了以前的哥们，剩下的几近散伙。也许是彼此都懒得去串门，或者进了谁家的门又不知从哪儿说起。我便呆坐在那里。偶有人来也只是徒劳牢骚，慨叹一下外面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。其实，我已经总结出大致的套路。我想这样的路子走下去，那就是大伙渐渐疏远，等到各自有了家室，就彻底地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了。这样当然就少了很多故友。

街上的行人照常是乐呵呵地走路，老人们开始提倡游神之类的事，但看的人少了，只剩下几个像我当初一样剃着平头的小孩，小跑地跟在游神队伍的后面。可是我的童年，那是怎样的热闹啊。

其实，本想静一点过，因为我总害怕，瞎折腾一回，完了之后，心里俨然更有一种空空如也的感觉。当初的好奇也无非是一种猎奇的心理，像是围观猴戏的看客，两眼呆望着，然后偶尔咧着嘴傻笑。

我期待她能再次拉开窗帘。我想象她的模样，轻挽发丝，编成的辫子伏在肩上。合身的长裙，淡淡的颜色，走在铺着木地板的沿廊。微雨飘下来，就在她的足旁。她迈着轻盈自如的步履，脸上是平静和安然，左手提着帆布手袋，右手托着快递小箱子。一个接近黄昏的午后，她从我对面走过来。街旁是三三两两的小汽车，拐弯处的三角梅爬满墙沿，在雨中缄默着。没有人知道她，也没有人探寻她的故事。单薄的不仅有身体，还有日子。她抖抖伞上的雨水，朝雨水中走来，手里提着归来半生的草鞋。

街角的美宜佳便利店门口，坐着一位老人，身形瘦弱，脸部干瘪。他正歪着发量稀疏的头，透过茫茫的雨意向街上张望。丝丝冷意从雨中弥漫开来，只见桌上摆着一瓶白酒，他搓了搓手，又掂起几颗花生米放入口中。灯光昏黄，一位长波浪发的女士迎面走来，一手撑着红色的雨伞，另一只手握着一杯暖暖的咖啡。我看不清她的脸，但我所有如烟如雾的想象和念头都笼罩着她，她浑身焕发出一种浪漫的气息。也许她曾在尘埃里哭泣，也曾坐在咖啡馆的沙发椅上，在琴叶榕的叶子间笑靥如花。一会儿，一辆高级轿车停在街旁，她径直走向副驾驶座，刚打开车门进

那么多小伙伴，只有我才可以如此正大光明地拥有这么一大片一大片的火红。我一瓣一瓣把花摘下，又把花收拢，红色的汁液渗进我掌心的纹路里，染红了我的手掌，也染红了我童年的天空。

很久以后，才知道童年痴迷的这种花就是彼岸花。它是传说中开在天堂的花，花开一千年，叶落一千年，花叶永不相见，每一次转世循着花香，彼此回忆过往，生生错过，世世相惜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我很想告诉奶奶，“雷公蒜”就是彼岸花，光听名字就已经很美好。我的奶奶离开好久了，她真的醒不来了。我又常常做关于她的梦：我背着双肩包包，穿着格子衣服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还是那条小路，很多狗尾巴草，也有很多小石子，很多绿色的玻璃碴儿。父亲劈柴的那个晒谷场旁边，放着父亲亲手给我做的木凳子，已经残破不堪。

我带着给奶奶新买的衣服鞋子，还有她爱吃的包子，到处找她，一遍遍喊“奶奶”。她从老屋出来，在晒谷场那儿站着回我：“阿妹，你回来了？”她笑咪咪地看着我，白花花头发绺成一个发髻，额头的皱纹皱成一朵花。

奶奶是不是八十七岁了？我一边拉着她的手一边嘀咕：“年纪这么大了还活着，真好。”我的房间门锁了，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，小木窗对着小山坡，山坡上有一棵开着红花的树，但是房门锁住了。我于是打开奶奶的房间，也是一个不怎么见光的房间，有个大大的木柜。崭新的红色被单和她房间里破旧的家具格格不入，这才猛然想起，奶奶好像已经离开好久了。

我没有醒来，但是在梦中已经知道这是个梦了，奶奶离开这个房子好久了。我是多么怀念那些朴素的日子，怀念陋室里简单的装饰，怀念厨房里毕毕剥剥燃烧的松香，怀念那涂着红色油漆的小木窗，怀念有奶奶陪伴的那些单纯得一尘不染的日子。

多少次去奶奶的坟前，我又看见那些只有花没有叶的彼岸花，恍惚间，我也似乎看见了已在彼岸的奶奶，她一小撮一小撮地摘来一把把雷公蒜，又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，但始终走不到我的跟前。朦胧中，我看到带着忧伤的花朵悠然绽放……而我的奶奶乘着一艘鼓满风帆的船，正慢慢地驶向彼岸。

回校的当天，不小心在路上遇见了初中的一个小女同学，听说是已经结婚了的。她骑着单车，两眼像在看路时不自然地看到一个蹒跚的驼背的老人似的，发现了我——眯了一眼，眼珠又转到道上，默默地走了过去，消失在农村安静的小径里。其时我也狐疑那不是我同学。我回想着她那脸上的鱼尾纹，还有黄褐色的斑点。臃肿的身子，坐在单车上，肉像是秋千回荡的一潭水。小径上没有石板，风干了的沙土变成了灰尘。初春的风，能将沙尘扬得很高。仰面朝天都是灰蒙蒙的。路上的行人都是捂着脸上路的。两边的木棉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个孤零零的树头——大约还可以供行人歇脚吧。

回校之前，我专程到村头看望了老姐。她现在是真的老了许多，也是满脸的斑点，骨瘦的身子。我去的时候，她刚好站在门口凉着衣服，一边挺着个大肚子。身后的房子是旧房翻新过的，但也还留有了原来破损的原样了。和姐姐的谈话无非是问候的寻常话，这让我真正感到了惊诧。不知怎的，离开时，我走进了落日的黄昏中，眼眶似乎有些湿润，不知是夕阳仍然还是心里有苦楚？我不能名状。

奇怪，黄昏的光线在眼眶里折射着，竟可以看到七彩的霞光，像是在梦里。那可是该在秋天才有的啊。

去，动力十足的轿车就一溜烟不见了。夜风吹拂着我额头轻薄的刘海和敞开着的风衣。不远处响起一串“滴滴滴滴”的声音，又有一辆小汽车急速地越过红灯路口。随着风蔓延过来的喧闹声，糕杂成夜色里的烟火气，此起彼伏，合成一片，回荡在灯火阑珊的远方。街头的一家酒吧里，传出热情的歌声，若隐若现，一只受惊的黑猫，只剩下绿幽幽的眼睛，从人行道上掠过。

我想起很久以前，我还很年轻的时候，也是在夜晚的街头，在“滴滴滴滴”的汽车鸣笛声中，听着椰木高大的叶丛中絮絮的落花声，夜风就这样吹拂我的刘海和宽阔的衣领，也是那明晃晃的面包店里散发出一股甜甜的蛋奶香，也是一只受惊的猫，从人行道的草丛中掠过，隐入无边的黑暗里。此刻的自己也和当年一样，满怀期待和憧憬，心灵如洗，前程似锦，可是又觉得梦幻一样，昔日不再重现，心里顿时多了几分惆怅。

街角的夜，稠密而灵动的空气四处弥散，饱满而蓬盛，所有的故事都镀上隐秘的色彩，所有的期待都变得柔软而绵长。街角，因为冷寂和宁静让我徜徉，日常那些再熟悉不过的俗世烟火，温暖而妥帖，充盈着难以言说的诗意。

哦。屋前的顶上，长着枯死了的蕨类植物，或者如冬虫夏草之类(据说还是名贵中草药呐)。瓦片是零乱的，裸露在檐上。墙已经与木柱子脱离，中间裂开了深深长长的口子，透射着迟来的，似乎只属于外面的早春的阳光，一束光柱的样子。那墙头的木柱子，樗头骄傲的露在外面。里屋的门楣上，积粘着炭灰般的污垢，然而却隐约还看得见刻在里头的“万紫”二字。这里曾有我穷困寂寞的童年。据这两个字可推知，以前对面的屋上刻的是“千红”。我于是蹲坐下来，空荡荡的大厅，中间摆着一个神几，上面是祖宗们的香炉。香炉背后的墙壁上有些湿润——灰湿的墙壁里有刚长出来的嫩草芽儿。神几的下面——神几的木脚间满是蛛丝，中间放着一个小水缸，当然没有水，满是纸钱烧成的灰烬。

这真是一个残局。看着久违的老屋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。

到了祭祀的时候，这里又热闹起来，像我回忆里的夏天的童年，树上总有吵闹的知了。但大家其实只是因为要求来个安心、或说祭拜祖先才走到一处的。这毕竟不那么纯粹呀。距离时常并不能产生美，反而客观地有了距离。几个阿叔都没有来，倒是他们的孩子和两个婶婶来了，谈的都是些家常话，平淡里却有几丝暖意。

黄色的外卖马甲，因雨水和尘土的摧残已经发旧。他们戴着规范的摩托安全头盔和口罩，神色急切地离开。

我慢慢地踱步，望着街头，听着。雪糕专营店的门口挂着梦龙雪糕的广告，本来五彩缤纷的灯光在这个夜里却显得落寞。店员是一个长发的小巧的女生，裹着毛茸茸外套的她正在看手机，一会儿又嘟着嘴自拍。

从前方小小的敞开的窗口，飘出来一股酥香的炸鸡浓浓的蒜香味。柜台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广告牌，一份海盐炸鸡翅正新鲜出炉，被递到外卖员的手上。

与之相对的楼上，一个女人立在窗边，她一动不动望着对面，远处是大厦明亮的灯光渐明渐灭，山峦从清晰到模糊，她要看的是什么？也许她的生活中还有比这些更打动人心的时刻。不一会儿，窗帘拉上来，她的背影在窗内消失了。

在隆重的黑夜里，洋洋洒洒的雨丝看似柔弱，其实是最为坚韧的，它倔强地洒落，它任风吹打，旋了一圈，还是毫不犹豫地洒落在汽车挡风玻璃上，洒在伞上，洒在无边的夜里。汽车的雨刷一次次重复着动作，密密麻麻的雨丝像前仆后继的志愿军，再强大的火力也抵挡不了它们坚定的决心。